

浮山文集別集

浮山此藏軒別集卷之一

浮廬愚者隨筆

跋介公舊本千文

智永禪師右軍徽之之後。安西成王諮議彥祖之孫。廬陵王肖
昱之子。謝少卿外孫也。與兄孝賓俱出家。當梁時。歷陳閔。隋。年
百餘以老。其感別路藏身之思乎。卽其不下永欣寺閣三十年。
其殆一無所可爲。而姑寓此筆簾游焉。天地間。想見遺風。奈何
自遜其生平若此。此真存矣。心成一頌。略示阿閼。必以白椎上
堂。乃詡詡歎善。知識耶。鑊門限至千餘本。會不寫經。當日之至
尊。方數捨身同泰寺。令羣臣贖之。今乃責永公以好書法名。傳

之辨才甚矣其目皮相也。

介公謂此舊榻有永師押字。乃薛紹彭所藏。画禪室曰。孫虔禮千文得之章艸爲多。永師千文亦爾。乃知楷自分篆入。歐陽信本千文真有完字具于胸中。若構凌雲臺。一一皆衡劑而成者。余從虞書入。永畫顧終歲不成千字卷。何稱習者之門。自分於此道遠矣。時一爲之以歛浮氣。携謝閣曰。元章有小楷千文。間入率更。而沛有餘閒。不涉矜持。微仲得永千文之道姿。而整比成章。歿其老到。固自適也。人各有入處。而後化焉。豈拘皮毛。歿皮毛。亦神之所寓也。愚者曰。此因天分而習。伏衆神。秩歿順理。乃遊別路。不習之天。寓于習中。法與神致。不相離也。體正而畫。

受變亦正矣。莫非寓也。莫非遊也。過庭所云神怡務閑之難也。學未知法而驟詡神致。不爲苛律所縛。卽爲談神所誤。會知古人之流傳。與閒心之評歎。其寓此以遊者。果何在乎。且問春雨。樓之筆簾。閒不閒耶。介公爲閒不過。與我消閒耳。區區較量點點。隨人軒輊者。依然目皮相也。

跋魏子一倣顏字後

甲申封刀時。子一策蹇慰我。指其段成公區區血淚之言。猶在耳也。已余得潛竄。後乃聞子一不得當而自到歟。此志與成公何異。後此十年。余復從嶺嶠鏃鋒。錫納畱影。封此鐵限。能無蛇足。生涯慄慄耶。山影居士扣關。手一扇。乃子一倣魯公筆也。爲

之俯仰。山影居士曰。頃從友人處苦索得之。以爲至寶。或曰。同一泡影。有何鴻毛泰山之見。然魯公之筆。子一能做之。今又有寶之者。山谷冷齋。每稱忠義日月之氣。筆間挾之。千古不滅。示可執空。一掃也。

書司空圖詩後

表聖曰。醒止于酸。醒止于酸。花之味。人知其酸。鹹之外。東坡以二十四韻。三復而悲之。余觀其自列人家寒食月。花影午時天。川明虹照雨。樹密鳥衝人。驛驢思故第。鷄鶩失佳人。松日明金像。苔龕響水魚。孤螢出荒池。落葉穿破屋。空窻當意慙。花發遇歌成。逃難人多分隙地。放生鹿大出寒林。得劍乍如添健僕。

亡書久似憶良朋。未易如東坡所稱之棋聲花院閉。幃影石墻
高也。久而不泯。遠而不盡。其有之。自鳴集所云。撐霆裂月。勸作
者之肝脾。殊未相比。余特以禎貽濯纓。獨重于王官谷中耳。而
辱居士。休休莫莫。衝口遺放。徒執醎酸論詩者。曷足以知之。

跋楊周二公所書詩後

忽覽提公獨藏二公筆跡。不覺倉兄。憶余交仲馭以辛未。在鳩
茲。識楊公當戊寅。會八分韻者二字見贈。轉盼矜溢。蒼天所賦。
金壇爲弘光巨憝。完歿。清江以天興督師。與萬吉人郭雲機。姚
有僕。龔建木黎美唐同殉虔州。觀其忠信魚鼈日月。弓影之句。
慨歎堙鬱。使人蕭條。生歿之間。悲歌者固已早自必矣。清江詩

與漳浦同調。而葱蒨流利過之。書法遇元常。稍行稍變。金壇耽家茅麓。邀朗三眉生。砥礪攻苦。肆志風雅。是其筆跡。不必以人傳。而今正以其人傳。予又歎世士好藏名公巨卿書者。數數而提公獨藏二公之二詩。此尤當爲天地珍惜以傳者乎。後之覽者。豈無感焦隱懷魯生。洒洒而傳吾黨者哉。由白馬之苦。苦言之。夕則可矣。悲不必無。

書周苦蟲卷後

周貞妻歸依赤嶼以讀書。杜西之作長語送之。愚但寫其歷歷黃州對樊口而已。少時寄惠連云。江山新落葉。風俗舊悲秋。今再舉此以問赤嶼讀書人。有書可讀。正不必作新舊想。

書遺教經後

真西山見楊大年所書遺教經。歎下學上達之不可易。新建曰。止有下學。卽是上達。夫上下原不相離。特以徇雕奇之情識。自蔽耳。一心六度。以戒爲基。世尊最後珍重。長劍倚天。東坡所謂食鹿之美。加以易牙。猶是當日之味也。中道當當。卽自性戒。琉璃獅乳。在選器煉器之爐鎚耳。三一老人曰。屋以梁基最先。然屋之享用其基也。最後亦此基也。五教分時。膠鼓矣。起而上之。掃而執之。詎非膠乎。三番山水。畢此雙樹。此一最後。萬古之長後矣。覆船笠公。囑書此經。以覆船爲木。又最後卽是先着。誰是一心奉此經者。斬新條令。恢復舊基。覆船駕船。不妨求劍。

題嚴相國家藏坡書

李端叔謂東坡研墨如糲。握筆近下。而行甚遲。然未嘗停緩。終
巡盈紙。王履道謂坡不在驥奔狝決。獨取其絡繹蕭疎。往見王
性之所藏東坡五帖。似徐季海李泰和。今觀常熟養三公所跋
御賜坡帖。呂夢得八十三歲讀書篇。與柳子玉寶覺師會金山
作神致蒼逸。真乃遲緩絡繹。行乎不得不行者乎。施愚山一日
載向芝亭展翫。滿座軒舞。因識於此。猶徒執宋繡細密熾之以
辨真乎。瑣瑣矣。

跋樂毅論帖

李陽冰與李嗣真書云。右軍樂毅論。有忠臣烈士之象。或謂黃

庭圓。蘭亭逸。曹娥匿。樂毅論方。歐顏皆從此出。是蓋質論其狀。勿膠柱也。神于踐形。則頰毛卽神矣。詎曰謹毛而廢之哉。山谷謂樂毅論王著所書。未免小僧縛律。此急于展其別致而借以凌轢耳。李端叔曰。高紳爲湖北轉運使。道中聞砧聲清遠。因得樂毅論于其覆。梁摹唐摹。勿論也。愚者忽見胡耽一本。頗自流逸。因歎曰。手與法化。隨意具足。風韻勃然。砍陣藏鋒。詎可作二觀乎。古人各以其所至者臨之。方圓固同時也。米南宮曰。行書十行。不敵楷書一行。然米終帶行狎。賀方回曰。坐乃立。立乃走。宋無楷書。不若就其摹晉楷者。與之爲緣。臨楷舍已。所以煉已。敬學卽此。誤心卽此。手舞足蹈。未嘗廢坐立也。書固由已。豈由

人哉。

書合璧端友集後

霞舟譚鍾璣

愚讀晦山明白乾淨之語。始知錫山吳公之以火光衝天也。嗣君公及見訪。出示合璧端友集。囑以一言。所謂合璧者。友山公畢遜國之法位霞舟公畢陽上之法位。所謂端友者。李忠毅致命于二十五年之前。霞舟公與錢希聲致命于二十五年之後。祖孫師友偕時遂志。日星爲光。天地間之固然合符如此。明白乾淨。猶不信哉。已書一幅。畱螺山與公及而南浦復過其兄野翁。舉及蓮花法位爲易包夾。自事其心哀樂不易。惟望信此固然之符。卽已萬世造命矣。儻然相對久之。伸紙索書。故識其後。

題朱曼軒陶燎說

曼軒所居昭山之麓。小軒廻翔。庭種蘭芷。一窗燎然。屬余題之。
余題曰陶燎。問其所自。余曰王褒九懷有陶壅株昭之訓。曰乘
虹驂蜺步騫桂林。意曉陽兮燎寢。皇門開兮照下土。株稜除兮
蘭芷覩。可以藏身。雖壅可也。

取施敎臣藏類并蘭亭本

施逢觀法
號五中

陸友仁見蘭亭十一本。陶九成所裝百十七刻。悅生閣藏蘭亭
八百冊。今傳幾何耶。此則萬曆中潁井夜光本。或以爲褚河南
摹。董宗伯定爲米襄陽近之。施敎臣出世。無所不捨。獨此帖猶
在枕中。噫。天下之物。豈有常存之理。精入而神化。則有水火不

能燒者。首楞嚴。譯曰一切事究竟堅固。成生亦大矣。豈不痛哉。
後之覽者。亦將有感于斯文。古有語曰看破已矣。用免則那。愚
者曰痛。

題東坡狂艸醉翁記

東坡狂艸醉翁記。乃元祐六年在穎爲劉季孫書。趙子固珍藏。
趙松雪宋昌裔沈石田吳匏菴皆有題跋。高新鄭亦云徐穎南
以豆易之泥塗者也。劍州吼雲超然遺世而懷此以送其延津
之舊傳耶。其泥塗而珍藏耶。愚者反覆觀之。由方蘇圓乃知方
圓同時。坡公自云綿裘鑊山谷最賞其沈着。此幅脫剛稜異圓
熟。真行艸相間。別有奇逸。老而見之真可長一倍矣。彼不知耶。

官壁楷悟顛逸之法而毀方貌圓者吾豈許之嗟乎古今一
端才候足其神自傳不必問爲紹興方氏所藏白麟所摹也摹
而神卽其悟後之火候矣苟悟其真不磨者隨寓以遊焉可也
忽泥塗忽珍藏何驚之有

書遣筆卷

一曰此心休之則淡鼓琴聽泉正是入寂樂定一曰此心用之
愈出讀書窮理當作無厭足王祇如陶貞白之層樓松風別錄
本艸葛稚川之拔榛排艸著抱朴子沈雲禎八十手寫細字滿
篋休耶用耶陸放翁入蜀記有酷好者夫無意爲文文之至也
狀物適狀其物而止敘事適敘其事而止不增不減自爾錯落

疾是通神明類萬物古今稱謂信筆淋漓乃能物如物事如事而成至文耳。述蹟動惡蹟動者固陋簞鼓詎受給乎。張元長曰蘇東坡父子爲文純是遣放非有意于爲文所以可傳此于刻意剽剝獺祭納被者洵竿頭妙藥矣。以袞絕爲桎梏而甘心鬼魅也。寧許之哉。

跋藏真自敘帖

紹興曾公卷跋藏真自敘三本。一在蜀黃山谷以魚牋臨之。一在馮當世家歸上方。一在蘇子美家。元祐間蘇泌携至東都。與米元章觀于天清寺。蘇黃門蔣穎叔皆有題。歸呂辨老。黃長庵云在唐通叟家。亦南唐所蓄者。寶章待訪錄言泌父補六行題。

既淪亾者多。李西涯公見之徐謹齋處。嘉禾項氏購得分宜本。卽陸完所收。嘉靖壬辰文徵仲令章簡甫刻入停雲矣。愚者反復觀其所榻。忽大忽小。間多不屬。所遲疑者。寄傲養性之士。不羈之致儼然。何乃自敘諸公贊句以示夸耶。殆後之好事者擬爲之乎。可以六行亦可以十半矣。黃山谷曰。張旭千文。蘇才翁所爲。才翁舜元。卽于美舜欽之兄。金玉皆精此技。一時游劇有之矣。愈久而虛者愈實。藏者示客。客誰肯如劉蛻之直出葵丘哉。已而歎曰。禿筆成塚。夏雲隨風。一生如此本。以寓其別致。而後世之富者復寓之。要亦當時承弼弄丸之凝神所流傳。不可昧滅也。

題倪文正公芝石圖

韓修武橫空盤硬。乾坤雷碾。劉屏山謂宋人目爲雷太使舞。蘇長公沉着痛快。筆不停綴。李端叔謂其將錯就錯。忽聽倪文正公芝石圖磊珂澤沸。樂嗟蒸成。不容一草一木。想見解衣礮礪。其沉雄爲何如哉。達人遊戲。寓意甚遠。目爲雷大使舞。將錯就錯。彼不辭也。先生一生詩文書法。亦絕不肯雷同面目。又非絳園碑。樛索帖。所可比例。嗟乎。世盡皮相耳。亞夫與小孤遇。一片比干崔嵬。東坡以石易面。遂引鵬蜺捧腹。今以配此。有咲者乎。在陵似子長。大令似莊周。不遇出格人。咲何怪焉。望子遠携至此。此已出格矣。秋山晴窻。安能忍俊。

題季子画與表弟

趙子固蘭竹悟禪者也。表弟皇甫子昌表得其法天台董中齊藉舉李伯時表弟喬仲親授筆法遂入能品。子昌勉之趙君澤孟舉山谷題宗室大年画曰大年學東坡竹石年少故柔老自十倍當入神品。子昌勉之阮季子吾鄉之葵叟也。于叢蓂中而画梅竹之致于梅竹中而暢風雨之神。青出於藍禪耶画耶。子欲得解脫三昧可從此入。

墨歷爲雨樓画雨

少年聽雨歌樓上銀燭昏羅帳。壯年聽雨客舟中。天濶雲低斷雁叫西風。而今聽雨僧廬下。鬢已星星也。悲催離合總無情。一

任空塔點滴到天明。此蔣竹山題王叔明聽雨樓圖一闕。虞奎人偶爾寫雨。借題其上。兩樓居士猶分別此三聽否。毋乃爲境轉耶。直饒不被境轉。依然不知雨點。

題沈啓南虎圖

乳虎最怒。厲歸真圖之。妙有生意。昔稱顧虎。怪趙德麟一人。謂其形似而有氣韻也。此圖風神披靡。正狀其一笑生風之意耳。脍公不以爲武。必歌斑斑噬人之詩。寫其攫綱。使俚爲之前行耶。石田長歌朴老。而輒卷結韻有致。雖伏虎者。故自不妨色變。謂之侍者警人可也。客原遺山曰。千年虎豹守天門。一日牛羊臥秋甌。警在何處。

爲了菴作圖

三十年前鄭超宗告我以千里之訣曰法熟自化魏子一告我以臣虎之訣曰有幹有埃楊龍友告我曰莫妙于鬆愚者曰面前具足各宜應其性而已矣將謂子久縱橫責以房山鷗波李伯時瀟湘圖尚乏蒼莽彼受之否是亦太白所云枕席烟霞之雙奪乎了菴于此盤辟已久應不以愚者之待同齊軒也

題畫寄羨湖

不可以有心求不可以無心合不可以言語造不可以寂然通如參禪人將金剛王劍一截截斷四路使計較中無商量在得失中出生死方得暢快領其天然或曰背水之塵易檄之奇孰

先孰後愚者曰猶不信承弼弄丸之頓漸同時耶退類五篇手
乃能與法忘悟成竹於胸中揮酒始真自在此幅面壁便請同
參。

題徐伯調松柏圖

人間世匠石。診標杜樹。終其天年矣。德充符又曰。受命於天。惟
松柏獨也。在請問松柏之樹。不可以窮年耶。外物曰。春雨日時。
艸木怒生。銚鐻於是乎始修。艸木之到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然。
將謂誰在。誰不在耶。直饒山水篇。處於材不材之間。亦未夢見
在。別峰愚者曰。松耶。柏耶。誰與汝安名。拈作一莖艸。不怕懸崖
傾。

岱 名山卧遊圖

倪文正詩。一望白難分馬練。千年青不了龜蒙。登泰山小天下。何必泰山之內登泰山乎。東方白光先讓日觀。此孔顏讀書開眼處。吳門匹練是第一寫生手。相傳描遶蹉過者多。可惜麻家官松刻碑。遂鑿壞其面目。金泥玉簡。轉引紛紛。何暇忙富媼爲元君。磨前碣而刊新銜耶。泰山俗矣。卽從名山例斷。三天門亦無奇也。別有嵯峨隱洞。在幽仄中。遊者急完一題目爾。或曰此幅漫漫。非急完一題目乎。曰爭奈白難分。青不了。

華

子雲曰。太華爲旒。田駢慎到作華山之冠。以自表。文太清證爲

魯司冠冠，三面削成，中爲南峰，東爲玉女洗頭盆，西爲蓮花峰，遊者從青柯坪，挽鐵索上千尺幢，上此，則具希夷之蛻骨，何煩王涯王履辨掌迹哉？于鱗記曰：雷中穿受，不滿足，穿受手如夾吻，諫中之縞垂，鱗中之縞，皆自汲也。足已茹，則齧膝也。足已吐，是以趾任身也。人上出如出井，朱白民再遊，始歎其狀非親至也。耳食焉能知之。吾初以銳心上而不知險，既以忘心下而忘其險，夫亦有善載其腐肉朽骨者乎？愚者曰：如是二心，先心難寧，可退之，驚哭遣信告絕，不負親至一回，未可以杜陵遙望題詩爲風流好事得便宜也。

嵩

華如立。嵩如臥。得之矣。盧鴻乙巖。放瀑鏗鏘。石淙峽澗。碧峭幽菁。此中嶽之二勝也。天下乃以少室五乳奇之。西來斷一臂歸一履。奪中華之中而踞之。中華志林濟濟。多半爲石壁所困。而峰頂亦不能造。丘壑亦不能遊也。奇哉。一菴欲送達磨上學。比之薛正言所記爲奇。杖人有藥。毒殺達磨。更奇。愚者曰平。

衡

衡八百里。首回雁。尾岳麓。大矣而無瑰異。故圖畫不能艷傳。傳以岫巘碑艷。繼以一嶺二宗艷。顧璘言。韓愈開雲。朱張霽雪。二事最堪圖畫。或疑之。何不疑何子一之岫巘碑耶。磔菴曰。泉石不能如雁宕匡廬。而峰峽旋雲。祝融日觀。果是二絕。友夏曰。山

雲出入艱難際。莫使關門此念淡。望衡九面殆所謂雲中君乎。
吾知遊山者必疑而不信也。遊山若一無所疑。亦不免爲芋頭
咽殺。磚頭踏殺。石頭滑殺。

恒

崑崙三支入中國。北支在黃河北。起伯顏入塞。爲渾源太行。山
東山西以此分。恒山屬中山。其猶帳中坐乎。五行五帝。北方皆
二。叶光紀廟祀在茲。龜蛇表玄武也。而說者謂此山似蛇盤龜
然。且真勿論。獨憶其有護門之神艸。當及此山求之。謝在杭嘗
欲易置五嶽。以天壽爲北嶽。何不廣之爲五須彌。縮之爲王母
囊之眞形耶。且看此五墨點。不安名字。亦能迷人。亦能指人。

龍眠

東西龍眠皆先壙。今日伯時不待畫圖矣。儼玉峽漂流最壯。叔祖戶部公取以爲號。寥天一峰。卽老父跨澗之游雲閣也。俱從境主廟入。左忠毅之三都館在焉。極半天嶺而北爲舒矣。固非一幅可寫。但指幽石清湍。卽當歸夢耳。

皖天柱

海門江上。南望九華如掌。北望天柱如指。固雲中餐秀之一奇也。從皖口沂沙河入潛。爲三祖寺。上馬祖巖。幾四十里。乃憑巖而見一峰。挺立衝霄。卽所謂皖公尖也。人不能到。愚故以淡筆染之。馬祖乃馬自然。名湘。鹽官人。非馬駒也。擢秀閣爲陳瑩中。

讀書處在山西麓。南行爲山谷寺。遊山懷古。因而記之。

九華

憶天啓丁卯。隨老父白安石師。雨中命駕。至五溪橋。橋北有臺。倚檻展睂。九峰如列。疎指然。黛色娟潔。聳人襟懷。誠奇觀也。又三十里。登山落阿。如小村聚。金地藏禪師之塏在焉。竊然以爲印度之地。戴而朝之。陽明王子坐處。土人亦好言之。東上舍身巖。所謂九子之一峰。峰圍數里。對面天柱峰。計抵之亦二十里。天毫朝陽洞。則四十里餘。故不顯其峻峭琳琅耳。九華可望。不可登。此諺竟傳。誰能具濟勝。廢時日而盡此山之奇者哉。周益公紀觀縣瀑。應在峽中。棘莽塞之。故仍寫五溪橋望之意。立焉。

于前而得之。何爲不可。

石門洞泉

青田石門洞。非洞也。舟入峽口。兩崖菁暗。潭渚淡碧。篙刺里許。北面如闕。全河下傾。對岸沙擁作亭。觀之。瀑未有大于此者。壁上刻天下第一泉。謝靈運書。陳謙咲其咫尺而矢雁蕩。何用伐山開道爲。古人亦從其興之所至而已。少從老父出長溪。遊此。聊記彷彿。

匡山三疊

朱子與楊伯起書曰。三疊新泉奇勝。此生無由至其下。當託黃商伯陳和成摹以來。則南宋始出也。老父庚午遊匡廬。言三疊。

最勝。然必峽遊。始盡其勝。壬辰同施尚白。周悉皇遊。遊人皆從
凌雲舍上嶺。據北崖。松望南崖之谷中。有瀑布三疊如練。相去
二里許。以上睨下。何能暢然。已過石脊。一綫天。綠潭卧九雲屏。
借廬求老僧。爲開九疊谷之路。越數日。自玉川門入。側身出洞。
循澗行。是爲鑿壁峽。芳巔衝天。獅象蹲躍者百狀。龍潭激電。天
爲之小。投距而過。見天門焉。是爲外龍潭。瀑五丈注之。其上有
篆。蘇中識。李夢陽名。此舊路也。沿北壁捫蘿二里。行奔雷中。忽
見一疊。拾級獅子峰之傾崑。三疊出矣。銀河直瀉。冰霰滿騰。全
身雪窖。寒濯其骨。豈復有人間世耶。是可以得開闢之句否。坐
金鰲石。許建一亭。因題之曰。不容下語。

雁宕

沈括云祥符間建玉清宮。伐山取材。靈峰靈巖乃見。奇峭忙削。總不出永嘉陳謨一記。嘉定己巳。遊至絕頂。得所謂雁宕者。前人未之識也。懷素與律公書。貫休有詩。則唐時已聞矣。或已開復塞。至宋更開耶。李孝光稱石佛南溪散水崖。終不如大龍湫。忘歸亭真忘歸矣。向曾敘名山諸瀑。虛懸入潭。蓋無有勝此者也。從能仁寺五里沿澗。曲折而入。兩峽夾天。至則北東西三面連屏。合拱懸崖。如覆半幄然。剪刀峰一片石。卓起百尺。獨蔽其南。過剪刀峰背。乃見觀不足亭亭踞危石。在潭之陽。下石磴。臨潭而轉其陰。爲忘歸亭。至此視之。所謂連屏拱幄。與剪刀峰齊。

人立蒼壁之跌。如井窺天。瀑挂其幄之簷。仰面上睨。從空注潭。瀑之四圍。人可迤走。拍掌風起。瀑飛不見。少定復垂。嫋娜變幻。或直雪。或旋烟。秋日正午。射之。珠成五色。其注潭之縱橫分合。激波騰沸。聚則墜湊。而漢高。散則數十百練。擲電而起。雪花成形。潭影正碧。不相亂也。非黃巖石梁倚壁者比矣。寧都集賢。嶠瀑亦虛懸。殊自內視外。又無剪刀。不見潭波。韻不如也。浮山金谷巖內之滴珠巖。頗似之高十餘丈。惜泉源小。雨後壯觀。石如大螺旋。而成樓。樓頂破。而人從天上傾瓶耳。

天台石梁

陳卧子以書道愚。寓高明文心院。讀山志。盛稱天台之大。而歷

雁蕩以爲小。步寺門之圓通洞。乃太鵝卵石而索之。石筍三丈。附山。未離土也。惟石梁奇。斷橋次之。桃源南洞。華頂。平平耳。後遊雁蕩。參天恠削。目不暇瞬。因歎世之大言。以抹撮物之真奇。處而掠虛。雄尊者。皆此類矣。石梁從下方廣橋上觀。縣河二十丈。橫青玉以束之。卽雁蕩亦無有。況它山乎。特爲貌出。

潛大龍山

潛邑大龍山。有瀑數十丈。泉所注處。下立圩頂。石激爲水輪。其徑三丈。亦奇觀也。近聞土人燒鑿其立石。放彼直流爲之叫屈。

桂朔

中國山川之奇。無如桂林陽朔。柳子厚云。發地峭竪。林立四野。

皆似劍鋌。吳武陵陽朔懸壁壯之甚悉。韓退之碧玉簪。殆憶之也。山谷云桂嶺環城如雁蕩得之矣。范驂鸞以爲平地屹然特立。森列無際。其恠且多如此。誠當爲天下第一。愚和稼軒相匡云恨無奇字說青山。更寫長篇。徒作狡獪耳。嘗圖近峰巘洞。便從沙足上層。染遠峰。略取其意。必欲相肖。須呼李成郭熙乃可。

寧都金精諸峰

梅川有金精十二峰。蓋在縣治之北。其山皆不骨拔地百丈。不沾寸土。大似武夷。但少九曲泛舟耳。峰名十二。其實數百。南北十五里。東西且四十里。林壑空彭樹廬魏丘。曾彭諸公皆家其上。雲中雞犬峰頂相呼。愚者有記記之。茲圖其槩。

峨眉天門

七重露地此門中。不斷烟雲染大空。翹首諸天憑素柱。漫人雙眼是青葱。臺邊偶點蓮花色。屏際常吹井絡風。劈盡鬼工携不去。却將布袋拾鴻濛。此老父峨眉詩也。由峨眉縣至銅鑲殿。且二百里。入夏餘雪。晴日西見雪山。亦其連嶂耳。范仲閣云。其陰通縣度。出松濤。經壑古洞。幽糾難窮。志亦莫載也。故乾天門一詩寫其槩云。

浮渡野同巖

名山礪洞如金華。七星書林將樂。皆行地中以炬造。卽齊山之洞不炬而亦下行。惟桐之浮渡山。洞最多而連蹇平步。人植門

憲居之所惜金谷滴珠之瀑冬乾。三面湖水冬亦放耳。先祖卜
祭此藏軒以授老父。乙丑使蜀回。筮得同人于野。題野同蟻于
海島前。荅取其西南也。老父曾夢邵子于此種松。故又書行宮
焉。先母塋山之北。久許此藏。且作伯時之顧鵲云爾。

太姥山

山石巖巖。大至數十百丈。九鯉一線。皆在山顛。山踞海濱。摩雲
峰最高。觀日爲快。無雲之曉。先碧後紅。其紅隔天。千里之島如
繞髮。殊葢水光蕩漾。映其出沒。故倏忽而成此奇狀也。

釣臺

愚者兩上釣臺拜嚴先生祠。方玄英謝皋羽旁立主焉。兩釣臺

峭踞江岸。對面之洲。卽蘆茨原。如意碎矣。沈仲連。彙從來釣臺詩。屬我作圖。慘澹三日。乃揮立幅與之。今欲演名山冊。縮爲五寸。亦景定詩人之一絲在也。

武夷

峭石骨立數十百丈。則陽朔。雁蕩。金精。黃山。武夷。一類也。獨武夷有九曲溪。可以擊檣。比離江耳。仁智堂負穴隱屏。而展綈以當五曲。故爲帳中。重洗仙顏。老父庚申題于雲路。蓋識之也。天游一覽亭。卽在仙掌之上。船板槎枒。不得不請管工侔手矣。

黃澗

桂次白云。黃山終爲一石。植林起堵。分南北海。強名之耳。沈明

礧施尚白梅。耦長邵漆夫。皆有此約。不知夢何時圓。獨聞石室。岡鳳翅松。故略寫其危翔之意。

石鐘山

崇禎庚午。老父同張席之先生。聯句于此。金線堤刻之。風濤洞。以崑崙爲殷牀矣。小孤危砥北浪。更爲嘈呖。秦之狼山。具區包山。東北風起。浪數十丈。雄哉。當以郭忠恕漸潮之法寫之。

采石

從陽下金陵。必泊采石。憑仲妹。道曹梁父。中頓在此。牛渚月下。與謫仙樓盤桓熟矣。略命大痴。皴起石壁。更爲之淡抹蛾眉。

雨花北望

雨花一望。城闕參差。塔樹影略。江光一帶。自左竟天。神烈歸歛。獨當其北。相去且三十里。松濤艸色。幸不辨耳。六朝雲入夕陽。殘。許用晦虞伯生不須重咏。

武功圖坪新瀑

武功山在袁吉之交。圍八百里。朝萬仙者。秋必禱焉。直上箕峰。鶴頂。人遂以爲上阜。愚者同吳山。舫屬西。酌幸泉。開圖坪之瀑。數十丈。不亞黃蠟也。其州厓下之黑潭。亦有奇瀑。以囑謹山。故爲之圖。

九淞

老念廣之本師。因搭簷往寓東山石庵。走六十里。至湖宮。所三

丹竈雷轟。漂綃大小珠簾玉柱。石門棋盤響。將軍皆溪濱。峽石之滌而變狀者也。惜不從下沿溪上而從嶺上墮而遊之。丹竈者。溪石成片里許。列孔如星。而水漫其上。故剏一法以寫之如此。

三峽

三峽瞿塘。愚少隨老父布帆船六櫓下。猶記其影。此中嘉陵合涪而下夔巴。轟壁險碕。古蹟鱗次。杜陵諸詩。放翁入蜀記。皆可想見之。因以荆浩炭存其意。

連雲棧

唐宋類以棧道画雪。自寶雞十五里益門入棧。至漢中寧羌州。

出棧共八百里。號連雲棧。今車馬在谷中行。無棧閣矣。人力開闢。後過于前。豈獨此耶。狀而峻嶺危坑。崎嶇易道。爲客之險。甚古不易。杜陵所歷。猶在眼中。孰謂此幅不足怵人。盤嶺雪棧。復藏古寺。如此艱難。亦未見行人斷絕也。噫。

洞庭君山

浩歎之撼。杜陵之浮。何如太白之刻耶。愚者嘗作詞曰。竟托青天。埋在秋風浪裏。渺渺愁予。斑斑幾點而已。

觀潮

藉龕二山所束。故錢塘潮頭可觀。古稱廣陵曲江。如素車白馬。今杳然矣。錢塘且咲凍成潮。又何怪焉。不必月推。不必豚喻。吾

且遣趙千里作弄潮兒。以消鎮海樓之一晌。

吳區

王叔明林泉讀書圖。自題曰蓬窓曉對洞庭山。七十二峰青似
王叔明本錫人。別業在夫山。故常舉其所見耳。縹渺其麓。夾清
夏灣。樹石村居。重寫麗集。則太湖之波光不顯。故且以包山點
石。略藏一角。却渲淡筆。點湖中諸小峰。則蓬窓青玉儼然矣。

徑山

雙徑原無奇。惟倩房山點于。放白雲層層託之。故自顯其幽勝。
情知山有毒龍。要不敢作怪。來欺吾筆端也。

赤壁

顧起元曰。楚赤壁五。漢陽漢川。黃州江夏。嘉魚。惟易祿對岸。壘山見崖上赤壁字。此燒曹處也。黃州赤壁。是坡所遊。董宗伯欲以雲間赤壁敲之。圖赤壁者。無奈東坡耳。坡又奈其賦何。

武岡洞口

洞口在都梁之西。濱江所出。愚者以丁亥從沅。天雷被左苗。轉塘清水。即江。後過洪江。至洞口。兩石峭立如門。乘橋渡之。時館蕭有斐家。與姚以式泛舟作詩。葦綠秋社。易貢題壁。蓋時自稱爲易貢云。

二姑

麻姑雙飛練。似廬山馬尾而短。特以魯公一帖。令人懷鳥爪耳。

靈峰石戶似玉川門。麻源幽邃則其北谷也。從姑緣此相呼。羅
明德十區玉立附之。裂錦跨橋彷彿虎嘯之。頂猶不信蓬萊水
淺期種桑田耶。因倣黃鶴猿戲作鳥爪法。長卷寫之。

牒水蠟

馮時可云貴州牒水蠟澤天下第一。以其濶數丈也。又有天生
橋橫二丈長二十丈。因以一幅連之。或云兩者未必接壤。愚者
曰太白引壁遺鎬池君。秦人去桃源爲一事。便畱此紙以爲仙
都可乎。

點蒼

大理點蒼山下。匯西洱黑水。石關入都。寺塔星列。升菴所記卽

以爲雞足山。愚雖未得至。然方壺蓬萊。猶傳水淺冀倖一造。存此乘雲而觀之。未必不可以謝抵鵲也。

岫岫崖

岫岫崖爲天壽右護。帝京景物略載之。壬午同劉淇雲鵬鴻圖遊。從紅門望長陵而西。迤入峽中。爲得勝口。關城雉堞。樓櫓甚壯。渡溪上嶺十二盤。爲中菴。再十二盤爲玉皇殿。殿踞一崖之獨出者。嶒嶒壁立。廊檻環之。更登其高頂。遙望諸陵。藏抱壘嶂之下。雲中明樓黃射斜陽圖。此半幅猶儼然也。蒼蒼茫茫。敦勒何限。銀山也耶。一靈蒲伏。松色尚存。億翁歲旦之歌。碧寧有咬。

卧遊冊總跋

宗涅陽曰。余眷戀廬衡。契濶荆巫。不知老之將至。携茲雲巖。橫
墨數尺。高筆之秀。玄牝之靈。一圖而得之。撫髯命搖。泉山皆著。
淹懷味像。暢神而已。夫高筆與玄牝何與。而少文以仁者收智
樂乎。流峙相鮮。原無情識。筆墨寫照。寓于別峰。素逝之士。故足
以寄其千古一往。而遊焉息焉。亦代錯固歟者也。愚者自少好
此。老而遺放。忘山忘道。兩折三番。理窟尊幢。未免齟齬角立。不
如以烟雲化之。前身餘習。朝川不妨自招。跡履偕還。安道寧拘
家數。將謂新硎技進乎。呂梁曰。吾無道也。閒遊可讚。不必寢絃
五岳時行。毫端自足。黃摩圍曰。丘壑須胸次有之。筆墨那可得
耶。不覺一咲。

跋客生聖教序

画禪室隨筆曰。古人摹書用硬黃。自運用絹素。此卷爲懷仁聖教序真跡。卷首有宋徽宗金書縹字。與內景經同一黃素。知爲懷仁一筆自書無疑。書苑所云祿取碑字。右軍劇迹。咸萃其中。非也。黃長睿書家董狐。亦以書苑爲據。恨其不見真蹟。隨人言下轉耳。愚者曰。安知非集字久熏而自成。此小王體乎。安知非劉騷弼書。慶虬托名而行世乎。書苑尊其所宗。聽人傳而寔之矣。斤斤以紛紜何以出。辨唐榻宋榻。猶摹籀也。視斷不斷。猶近之。比來是處摹泐。必依其全者。一日惟論書法耳。歟。唐以法勝。而風致蘊焉。必且曰。哇逕易循而抑之。從事此道。卽自曼詞以

爲低昂。又安見其不轉于人言乎。此本客生得之雲籙者。亦缺
五字。較斷碑稍腴。而神勢道利。紙墨色古。則傳摹久也。

跋褚河南書聖教序碑榻

包嚴介以褚河南聖教序碑見遺云。褚書真本。只有此序。其同
州倖廳事翻刻者。不入賞鑑。或疑聖教序無別碑。愚攷于司直
金石目。有褚遂良書聖教序碑。依明誠之錄也。攷唐高永徽四
年癸丑冬。褚遂良爲右僕射。書聖教序。勒石。至永淳三年壬申。
懷仁復書此序。蓋褚以戊午年去。去後武氏正盛。疾褚。遂更命
懷仁書碑。懷仁欲勝褚。故曰集右軍字耳。叔則云。褚碑。元駱天
驤翻泐之。世評褚著大節。而字如瑤臺嬋娟。其在長沙後。當不

知何如也。愚者以虞取倭潔而積時沉着體方勢穩此碑是其本致其臨蘭亭樂毅論疑注健朗而有審翫之勢可想見也。泰和清臣皆取資焉。

壺華礪礎

天啓丙寅王虛舟師持米仲詔先生画石爲吾祖延尉公壽峰巒宛轉鬱積蒼秀每從而倣之不得其下手處後與吉士往還所見不一壺中九華皴法變化猶東坡之寓意也若馮楨卿竹下石千篇一式披麻圖畫而已鄭千里常言礪頭荷葉解索蟹鉗家數各殊然貴在生動不拘又不亂也于久橫破處卽是小斧劈雲林削鐵寔出關同而斜疊亦用側筆惟花卉太湖石透

洋山房集卷一
此篇
漏玲瓏別是一格。其背面陰陽轉側之理。豈有二手。豁然通悟。無不可者。因敍一礪。戲作發端文。自圓雪浪。刻于常山。亦是仇池詩魂。曼衍寫照云爾。

題九成宮壺中本

書法至歐陽渤海。始一整齊之。以律觀者。如向殿陛正笏垂紳。矻其丰骨珊珊。自具高朗踴躍之韵。米襄陽從此煉力而化之。故趙吳興不能似也。後人無此浪韜淬鎔之力。將以塗鴉貌朽索。便藉口楊凝式。唾王著爲書家奴耶。南泉依壺山之嵒嵒數十年。忽爾千里訪道。携此同遊。其意安在。愚者爲題壺中本。勿輕示人也。

書於陵子後

徐文長評於陵子終曰。天地間嶽崎歷落之致。正須牢騷倔強之人出之。葛藤羊裘。與八珍九醞。同于說口。無炙之餘。忽進艸藻。卽螫吻寒齒。而野趣暴發。謂人人盡好之。不能謂人人必不好之。亦不能也。愚者曰。莊子敎墨翟曰。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舉世溫飽。面目雷同。有一于此。嶽崎歷落。正以不平平之。亦薑椒苦茶之質也。水激風鳴。何嘗有意。此崎人之意乎。亦可以哭。亦可以笑。

書呂覽造閒解閒說後

楊大復曰。黑黃白馬同作馬。白馬非白。白馬啞。迷天棄地入梳。

孟瓦不問石石不荅瓦無已姑相與爲閑解一而不解一也呂覽曰或獻閑于宋元王王令國中解閑見說弟子解之解其一不解其一造閑者曰彼不爲而知其不可解也是更巧于我尹宣子曰止爲別翺一奇專以本不可解者困難人壓倒天下之一切法及其悟也並其本分日用當解者而混縱之辟如始則罪結襦後則艷雉嬰矣豈不可歎李端叔所云不得而詰非詰之難知所詰爲難正爲此乎人心無古今當周末時已有造閑解閑之學術故呂覽引之又况後之熏香吹影巧護神叢者哉嗟乎閑而誤歟已耳解而明其不可是事中節者也有此鏡在又何能欺

書閔子馬說後

周原伯不說學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又曰。無學不害。不害而無學。則苟而可。于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夫學殖也。不殖將落。袁子曰。子弟三病。華衣豐食而驕惰不恤。一也。不讀經史。惟事嬉遊。二也。身既不學。又忌人學。三也。死且藉達人之快口。以荒逞而引才人之偏鋒。以寬賢其病益淡。莫可採藥。愚者曰。今人藉口絕學。寔則不學也。快口偏鋒。何以藉。何以引耶。多有是說而及其大人。此幾危哉。

書方虛谷序牧潛集後

方萬里序天隱禪師季父姚勉夫文叔兄雲皆進士與回同年
鄧光薦善祖道晦幾時節目緣牧潛之文章世多重之而惜其
不爲立政無逸夫性無三教也乞士遇緣寧滯爲本福禍積積
回避不及彼且以電拂拂之相謂弄匙箸客起宗者言下不欺
人人自不達耳離情見性貴知心師一門淡入煨之於虛空而
噉炭回途御風偕行矣豈可以無覓地之歎與無願王之莽
蕩而疑亢潛之間乎宗殆杜襲禮陳陶趙孟頫目爲三教夫卽
彼之立政無逸也真權隨寓別路之中又別路焉世智安能測
耶環中老父托孤杖門公因反用發揮午會疊疊如此竟無感
者乎哉可惜許

題清芬閣白描大士像

清芬閣者愚仲姑也。適姚前甫公。十七而寡。依姪尉太恭人。是
愚小子智。壬戌失母。仲姑撫而教之。曾定古今宮閨詩史。因有
李龍眠本。朝夕彷彿。嘗画大士。甲戌遂居畱都。屬求藏本。一日
見陳旻昭。有錢舜舉列女圖。取鄧曼許穆夫人拈母。是蘭葉
描。有大德四年金華胡長孺跋。丁雲鵬羅漢衣折。用重筆。以淡
墨泊其線路。而細作錦紋于其中。鄭千里亦倣之。廬山石刻大
士。筆分輕重。蓋有妙於筆先者。近且望八。焚香作觀。出示毫端
非尋常可比也。烏龍潭丁菡生。曾以石摹其立海之像。推倒洛
伽。乘流占步。自非析骨析肉。烏能下此金剛手乎。紉蘭閣者。愚

伯姑也。適張鍾陽公山左方伯。城破殉難。亦善白描大士。嗟乎。世止知念採苦採難。誰知念採安採樂。近年刀兵水火。霹靂之下。無不焦爛。生于愚患。到此并立。誰謝指頭供養也耶。

寫懋寂圖寄益然大師

即汪扶元

李龍眠爲桺仲遠作松石圖。取杜詩屈鐵交錯回高枝。偏袒右肩露雙腳。葉裏松子僧前落。東坡目爲懋寂圖。系之以詩。一日晚對隱屏。松雲溪雪。不容人語。因潑墨爲一幅。寄吾益兄。聊當舊期小桃源之懋。

書鶴銘卷埃菴語後

曹士冕曰。焦山瘞鶴銘。雲林子以爲陶弘景。以句曲所刻。隱居

朱陽館帖參校得之。蓋宋黃伯思長睿亦號雲林。鄧瑤曰。孫思反。曾稽軍士碎雲門之鼓。鼓中有二鶴飛去。雷門又名五雲門。此東晉末事。瘞鶴銘曰。雲門去鼓。正用此。乃以爲右軍書。何匪耶。梁天監十一年爲壬辰。十三年爲甲午。隱居于天監七年東游。海岳樓。駐會稽。壬辰甲午。正在華陽。蔡君謨曰。隋平陳。中國多以楷隸相參。瘞鶴銘文。有楷隸筆。當是隋代書。山谷曰。小字無過遺教經。大字無過瘞鶴銘。愚者曰。所謂楷隸筆者。中鋒也。魯直雖得筆意于鶴銘。卻取楊景度欲破俗書。將以敵側爲鸞翔耶。忽觀埃公卷。二十年孤處層樓。而飯鶴去之筆。多用章艸。八分翹尾之勢。益信古人出鄺之後。開心隨寓。往往奇勝而正。

不書本名使人疑之。自未可與俗人注解也。

題吳季六乾筆佛像

高麗画大士。原出于唐尉遲乙僧筆意。今西洋垓染細皴之法。能使頤高眼深。正其不約而同者也。至以乾筆寫生紙。不藉影本。不試朽枝。信手展揮。輕埃縹積。亦與西画同其凹凸。此則吳季六真得未曾有矣。道子圓光一圓而已。季六嘗作十方長焰四布之。又或染紙地如雪。天法以漸漏白。儼然一圓光籠其首上。奇哉。季六少以舉關力聞。魁梧山立。衣鐵馳馬。千人辟易。而今乃運絲髮之腕。茸毛不亂。又何其收放自由也。然吾見其伴紙也。亦必止觀累日。然後起而成之。

書韓忽忽篇陶神釋詩後

韓昌黎忽忽篇曰忽忽乎余未知生之爲樂也。願脫去而無因。安得長翮大翼如雲生我身。乘風振奮出六合絕浮塵。成生哀樂兩相棄。是非得失付閒人。孫文介曰人非寥濶不足以消其心。億賂曰人性不勝其情而乃求釋其情。凡言忘情者皆不能忘情之甚者也。李長蘅曰必極其情之所之窮而反焉。然後可以至于忘。陶靖節神釋形影詩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遂爲神乎。退之忽忽作歌。將求所謂無生乎。本不借一物一法以自慰者。不可不窮盡而至也。過關矣。此等又何處迭迭逃逃爲。雪峰曰畢提之則一切不是。厥厭惡一切。又成大病。醫經腎主恐。

脾主悲思。肝主怒。肺主憂。心主喜。五志互克。而止是喜懼二志。猶五行止是水火。四時止是寒暑南北耳。知北遊曰。山林歟。阜壤歟。使我欣欣然而樂歟。樂未畢也。哀又繼之。歟則奈何。以處養生。猶頽弁之詩。張老之禱也。一懼一喜之間。乃所以享其喜。懼不及者乎哉。

重黃子暇靈山遙廬圖

朱右司馬改號遙菴。贈愚者以下巘青。因画靈山遙廬圖。奎文而法老。愚者爲篆。遙菴一柬以酬之。同時賞鑑者。臨桂瞿稼軒年伯。李老舟給諫。徐巢友煉師。丙戌愚者入六埠徭。一切棄。賓吳鑑在御史處。詎知戊子從沅返粵。而鑑在彼。以此石見還耶。

諸公皆如空中仙。而此石常隨藥遊行。鄣嗟呼。無非適廬也。遊
於寐中。不妨寫画。

爲蔭公書卷

嚴繪浪以宗乘論詩。湯君載以宗乘論画。將謂門入非珍而多
誤之乎。將求智過于師而逼牆插翅乎。將倚此宗原無寔法
原無肯路而任其矯亂乎。亦貴夫溪造自得耳。向上一見永不
再見。則所謂無寔法。正卽一切法而各象其宜也。彼徒以無肯
路。恣臆詆訶。竟以無寔法廢法。而自便其鹵莽。則潑嫚欺人已
耳。然又非可成執枯槁而膠柱鼓瑟。亦不妨于專門精入而旁
觸互通。願力火候。何可昧乎。孫位画水。張南本便能画火。道于

寫像楊惠去而學塑法開行賢卽是說法一行衍曆早已超宗
是則相代相錯迹且舛矣其貫之者果何在耶以元人筆寫宋
人法又蒼又秀明暗交參則管丘昭道不見鉤斫之痕解索梅
苔總是破焦之點先吟摩詰遠夫而後擴以杜陵義山能爲昌
黎東坡而散爲香山放翁於是乎曰詩有別才画有別致落落
穆穆消歸可也鐘無鼓響鼓無鐘聲本來證空鉢盂依位寂寥
非內寬廓非外南看北斗午打三更燕中到者代錯于一毫頭
豈閔三重四破哉借喻取快亦偶擬其一重一破耳宗固無所
不統而變變各止其極者也隨類不二本泯何言過關者少曼
語者多塞壑填溝何消氣急愚者嘗謂天公是第一画手伏義

是第一詩人得毋引孫休之說否。

跋王晉卿孝行圖卷

李龍眠山莊圖寫其家廟與其世墓。又書孝經于宅兆之下。亦具焉。謂是孝子之終事耳。王晉卿說寫孝行圖。舉孝經通于神明爲主。故讀誦諫諍。王事靡盬。無非此油然而者。古今無間也。晉卿以駙馬好古能詩。畫與二蘇。伯時諸公投契。且以諸公黨而遠置瘴徼。後乃還朝。與坡賦舊。其爲人固自有其本矣。終卷以丘壑松楸。感亦固在是也。

跋清明上河圖卷

宋翰林張擇端正道善。畫宮闕閭閻人物。所至以萬計。清明上

河圖張著以爲神品。至正間楊準得之。武塘王子昭係倣之。奉定趙彥徵麟爲之賦。愚者于輦鴻圖處見之。今復于清遠堂見此一本。彷彿無二。但後苑較獵遊太液池略別耳。夫以江南而寫汴京。較近而憶宣和。王孫芳艸。宜張羽何嵩遠之咨嗟徘徊也。

書藥王說後

蕭元聲舉埋菴曰。梁武捨身是大羣提。昌黎一表是兵供養。陽明許朱子晚年出家。一菴要送達磨上學。且道具何眼。合此等湯頭耶。劑分寒熱。有時互用。毒藥衰其半而止。備急丸反得不泄。誰人感恩。

書評文卷後

張元長曰。近世好訕濟南。如笑子雲以難淡文淺易。不知言子雲者。必其見子雲之爲淺爲易。歷歷可揭示人。而又自能滔滔汨汨。不難不淡。以成一家之言。可以俟後之作。者而不惑。然使後世有子雲。猶未必其言之盡是也。今之人何鑒鑒也。嘗覆按其人之文矣。鼓掌肝衡。自喻滿志乎。則未有不爲險句累詞者也。其險句累詞。又何嘗不顯然出於濟南而無所顧忌。猶曰文須獨造。安能爲昔人所嘗爲。今之人何鑒鑒也。王遵嘏爲沈青門序曰。君恂恂恭勑。風致藹然。其所爲邊關諸詩。意氣激發。不狎于聲律之外。如彈鋏欲邀公子之車。款戶必得美人之首。挺

衣欲從虛左之迎。猶餘矜色。持幣招他人以軟。徐出謾言。又如
睨柱秦庭。不辭碎首。擊筑燕市。髮上衝冠。使人讀之。憑軾而有
擊轂之爭。隱几而有按劍之怒。抑又何也。豈其濩落無用。黜
以爲佚。而雄心俠氣。猶不能自釋。時時見于此耶。然則裝飾贈
詞。以快形容。必不免者。而併且不揀徐庾矣。愚者曰。史漢大家
一路也。而今乃齟齬不過後人。厓前人以驪門耳。艸木各有花
實。此天地之正也。析理序事。紀物寫情。學識足以達才矣。度量
風致。其所醞藉。豈曰修詞成章。聽面墮乎。自晉競玄言而小品
艷宗。乘白著而遁者夸。市井亾但之吻。糞掃六經矣。噫。徒護
鬼者。謏詒乎哉。

跋南泉所藏銅海書帖

崇禎庚辰。先中丞以忤楚相逮理。銅海先生拜杖。同在西廡。衍易象正。小子得侍。時見揮洒。文不加點。偶請象正洞璣之旨。疑尚書不合易策之故。以虛舟子圖質難。先生蹙然揮之。別書寒松問少年幅。當時謾謾浮氣乍歛。知先生之教淡矣。忽移北司。所衍二十四圖。亂播在地。先中丞收之。皆手書宋體。鐵畫森嚴。河南伯卽此是學。況在憂患。跬步不失學者。能容易至此哉。叔仲親炙最先。珍藏一冊。且數十年。携之出遊。示我噴雪。庚辰癸未。諸詩狎行間。州寄示楷筆。或取鍾王歐虞。而時山之隨意灑洒。要亦無常師。骨峭神淵。是其心影耳。一夜月明。三家雷火。千

春筆冢。四壁蝸涎。墓廬對榻。嶰谷笙簫。天地近玩。惟時時磨礪。是所望親親者。未一扎。知世必亂。叮嚀志事。凡人生病痛。皆不在博約分途。儒墨互非。只是割不得利祿二字。割得即高車駟馬。與姬孔舟旋讀至此處。誰不慨然。嗟乎。安得長此羨牆。而前媿以渙血爲解。實惕日耳。牧仲易史。雪纂三尺。天下誰知此者。立誠居業。寓藝轉風。矢此一報。自遇其人。壑占無光。受命如響。集於斗極。淡藏遠待。安得不珍重乎。

書蘆藥合州後

賡之本師。世居蘆中。其門人得出世托孤。自稱藥地。甲辰師來青原。丁未得詣莆田。親拜客寓之廬。遊覽九溪盤桓黃石。其一

時隨寓之語。酬唱之句。容寓記室。輯而存之。吾師旣行。臨別薪火之旨。因彙一編。題曰蘆藥台艸。亦以三十年之白髮師生。畱此一會。非偶然也。昔歐陽公作山中樂送惠勤。勤謂于瞻曰。公天人也。人見其躔寓人間。不知其乘雲馭風。歷五岳而跨滄溟也。于瞻狂顚。曾挑詩曰。我師須是老門生。今掇不敢比于瞻。亦不敢言挑。而吾師金石之音滿天地。不遠千里。命小子書之。長箋以畱其家。乘雲馭風。且托以寫山中之樂。惠勤所云。豈復讓古人哉。是年爲庚戌。藥地六十。聖域祖關之中。新建別峰。遂誅此而歎曰。天寓于人。人寓于世。世寓于事。事寓于時。隨寓冥心。豈有迹可避耶。山水筆墨。皆薪也。皆火之所以傳也。後之覽者。

豁然別峰以不借借。山中之樂真千古之樂矣。

跋直之弟所臨顏帖

中履携吾弟直之臨魯公一幅。蓋其三十歲病中所書。神情蕭然。饒有逸興。亦不拘拘以三折擦盪而膠致者也。吾嘗謂法以忘法而神竊盡一切法。乃無一注可得。此鄭杓所謂大成也。臨者之意亦在此乎。坐位星漏痕。天然尊貴矣。詎以多寶塔爲田舍翁耶。吾弟少負豪雋。其才不羈。遭時骯髒。三十而切。有時術室稿。其孤中發集而藏之。筆跡爲當時所賞。今亦稀少。忽然見此人。乘俱亾。藉之以存。因命工雙鈎過朱泐諸石。噫。星漏痕豈徒以書法譴謾哉。浮廬愚者智識于青原之歸雲閣。

跋渡海羅漢卷

劉後村跋王摩詰渡水羅漢曰。渡水僧。或乘龍。或履龜。龍類多
詭。惟恍惚不近人情。今最後一僧。先登于岸。雖目視雲外。孤鶴
殊脫衣在磐石上。欠伸垂足。若休其勞苦者。前一僧未渡。纔數
寸淺水。而中一僧乃倒錫杖以援之。三僧皆至。人大士而涉川
之際。謹重如彭祖之觀井。曷常以蘆渡杯渡爲神哉。吳艸廬題
曰。倪奇礫。柯近狡獪。雖未大乘。亦機警。誰能領取象外意。觀者
空疑燈下影。慈尊長憫衆生痴。直到如今痴不醒。愚者曰。在此
海中。休石援杖。機固不得不警也矣。豁然燈影。蘆一龍也。杯一
龜也。誰知醒處。更生神藥也耶。方外閒人。灑一滴水。破一微塵。

無非捏碎蘇彌踏翻娑竭。將謂意生身與十洲觀樹差殊。何在波瀾回互。卽以固然而茫茫然。苟未窺過偃岳乾海者。其能信乎。六韜老年精此不二。偶以李龍眠過海墨本。放而演之。不加諸色。信筆有神。然須問画此者。題跋者。意生何處。燈下之影。伊可憫也。又况迹迹屑屑。爭唐王宋李真本乎哉。不如以大癡放筆爲樂。

跋五乳遺筆

一切法無我得成于忍。入門之藥多方。應無所任而生其心。究竟寓諸無竟。畢矣。書法殊古。世不貴此。而以其脂神嗟乎。不獨監管。澹然以老。無不乾安。况資丹頤耶。愚賊神錢格惟一笑。

爲俗民書竹卷後

鄭所南推蓬竹卷。自題云清風清曉纔吹過。露出青青一鱗天。恰似推蓬偷看見。淡林半抹古蒼烟。至元五年靜山周壽孫跋。曰鄭翁先考益友。畫蘭竹。求則不與。不求或與。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耶。陳昱題曰。我坐小船。巾竹自在沙汀。靜觀不推蓬。回已識全體。此君徹上徹下矣。相逢無言。只彈指。春山車馬東風前。荒溪一脈秋花天。百年揮筆。誰別傳。欲弔此君。吾亦顛。由此觀之。億翁披緇承天。殆于別傳一場出沒者乎。頃見俗民畫竹。書以與之。青青一鱗。彈指間直爪透矣。小船推蓬。且以抹闕。

書綽山卷後

金桌道人顧仲瑛置書藏曰金桌篆而與知己遊燕倪原道爲
傲龍眠襖圖匡廬于立作序米珪爲小篆書之地名綽山愚者
曰司空圖傳奕早有此風才人遺放以出意抄此題目故自不
俗若必曰如此乃是一生處一流人則反俗矣愚者嘗有語曰
生時生漉巾喫墨雙眼青歟時歟荷鍾行殯不作鬼生歟本來
一莊子不消開一尺竿頭進步王右軍欣然有感于斯文

書王日休坐脫卷後

周益公曰龍眠虛中坐脫有作而無爲不在此時也倪文節曰
有餘則憊不足則憾了此者誰劉道原比于客寓一毫不撈始
了其故乎愚者曰隔日瘡在畱作呼桓九峰忌口寧食馬肝

書小愚卷

米元章云大字如小字。小字如大字。以勢爲主。乃規摹古帖後。遇錢穆父訶。而自出機軸者。華亭宗伯謂審審險絕。勢奇反正。平淡天真。顏行第一。自於八還悟入。矧曰余解此意。筆不與意隨也。頑仙廬則自出峻峭一路。孟津宗伯則又笑之。往往濃墨淋漓。骨力暴發。而宗圓順者。又復抑之。愚者曰。必臨古帖。乃不墮惡道。光與古人爲一。乃能別變。筆泯於法。險忘其心。如享方圓同時耳。人本不能徒整而驟語。剏順祇屬冥稚。不能牽展而但言縮斂。祇屬局促。欲得峭拔。卽側戾剛踣。不中虛和之度。欲得險絕。卽蛇糾鬼攫。不入高明之格。莊則太痴。散則太漫。大約

人各就其所近。各自取一法。而又巧爲之說。奪人以自爲地耳。鄭于經所云。盈虛消長之理。雄奇雅逸之觀。寔是寓形上下而備焉者。漢晉唐宋無異也。縱橫出入。屈伸剛柔。人不能自盡其才。自得其法。而委於不學之性。寧惟書法乎哉。且看池水黑否。

因二貞一篇跋

心之精。親已疎物。心之神。用外爲內。精無人。水內景。神無我。火外景。學問才能以享其性。皆性之所爲也。用光得薪。薪盡火傳。尚紗穀耶。生處發藥。以灰治生。來處騰疑。惟惟了之。剔心于認。猶之尊微于危。神不可知。在可知中。理泯于事。究混不得。故曰。天無先後。中有條理。蹟不惡。動不亂。豈求無爲於恍惚哉。

浮山此藏軒別卷之二

浮廬愚者隨筆

題大士垂一足像

三十二應不起于座。試問大地平沉。誰許汝坐。無端添出一足。伸不得。縮不得。作麼生過。大士曰。錯。

看心大士

楊枝不見根。四時春風雨。請問大師今日。向何方去。白衣無縫。褰乾坤。不知不覺露出看心一句。

爲石鞏老宿題覆頂大士像

莫將兩條髮。繫縛虚空。且用一幅布。包天蓋地。若遇着石鞏來。

捏住鼻孔。不知者老漢何處出氣。

姑山定菴請題

白衣丹抹艸蒲團。袖手不作如是觀。只恁麼蒙頭縮腳。也大無端。踢倒淨瓶去。雙瀑飛噴吼。半邊鼻孔有甚氣息。陰晴倏忽。崖寒到此者。再看看。

花冠古像

乾解推山。虛空壁立。古鏡花冠。滿身黑漆。顛倒兩手。接天遮日。且道者眉間掛劍一場紅。是誰點的。

墨刻像

墨中白路。衣線波吒。一塊石頭。萬下生花。末夜圓光。是個甚麼。

相傳至今見者莫不隨聲喚作大士愚者曰差
忌隨聲喚作大士愚者曰差

露頂雙鬟垂手像

自伸甘露掌。卻用春風枝。放出青螺頂。又作雙鬟垂。且咲著紫
金跳脫。持此欲何爲。正爲舍與世人咲。不妨平地生支離。

爲藥雲題

大地平鋪作草蓐。卓立金山又推倒。從來夸口甘露餅。此回袖
手無處討。奉送藥雲歸鄉。大展三拜時。東方自曉。

爲柳齋題大士

蹙鼻貶眼。展眉遮面。十八變中。是那一變。可笑預挿瓶心柳。一

杖踏倒膝下葉千片。我今推他起去。不知世上人又向何處相見。

爲懶生題大士像

蒙頭抱膝何爲。爭奈蒲團有眼。且問楊柳瓶何故。揮在背後曰懶。

瓔珞像

艸漫漫地隨方踏。莫是一個大花押。且須放下胸中瓔珞珠。自能轉此一百八。將謂是觀自在菩薩麼。輒。

金蓮山請題

紙衣若問不借借。兩眼向下。不荅者話。翠竹桃花笑有聲。東風

托出當空掛。

彌勒如來贊

雲頭墮在街頭掛。一幅包此人間大。樓閣閉。指尖閒。撞倒背
後拍一下。滿布袋是甚東西。百雜碎無人着價。待問他時。有理
難伸。但消得一個嘍嘍。

別路杖影

此何人。支離其身偏出門。衝四面風。蒙萬巾。手弄七尺揮浮雲。
頂踵句股方圓輪。九萬里只一步。三三迷。踏作塵。藥籠嘗毒。自
吐自吞。聊且大咲。空累兒孫。有人問之。徒見嗔。世出世間皆不
聞。

文題小像

坐此何爲。肚皮雖大。未免支離。左按匹繩。縛小鬼。右批拄杖。摧
須彌。拂袖去也。是誰得知。

遊山像

自來自往。一葉指掌。渾身蒼蒼。日出眉上。踏碎青天。衆山自驚。
何不歸歟。問擁腫杖。

題畫冊後小影

奇不奇。痴不痴。大地無寸土。曳杖何所之。坐久恐成勞。牆壁羞
管窺。遊戲遠登臨。老病路險巇。不如一筆掃落五岳十洲之烟
雲。剪紙喚起狂風吹。究竟此意不可解。裴雨弄成千古疑。噫。

題飯古冊後

氣韻生動得天爲多。然天自蘊一切法。流時動植。一縱一衡。莫非天之法也。學先資于古人。能徵古人處。即自見其天矣。久之而心手與之爲一。古人一我也。天一我也。造化在乎手。宜僚之尤解難。寧王之鼓鬪花。詎可言說耶。當其事此。獅子搏兔。必用全力。未可以苟而冒之。塗鴉者自謂張顛劍器。不謗而仰空管箭。且夸吾棘端落處。定中秋毫謾謾何爲。洪谷子曰。遠玄山水有筆。項客有墨。吾其薰之。夫中鋒之幹。積穎之埃。蒼乾之入有無。烟潤之藏烘染。惟成乃化。頓在漸中。正如醞治之燒淬。夕祭之乘除。固未有不薰者。候何可以自欺乎。噫嘻。摩詰餘習未忘。

蕭蕭止以自娛。隨場遣放已耳。又何護護。然護護亦遣放也。况自有同心木石不放過者在。

題枯筆山樓

乘六寄我白門小筆。揮酒既久。聽其所至。遂成此種古秀蕭散之致。因歎山水造命。寄之退簾中。北窗南山。西崑東坡。盡爲此樓四面供張。別一天地。假使李成董源。責以擡行。則又有淵明請恕醉人之例。

卷幔看泉圖

透過三番山水之後。一任飛流恠石。終日嚼爭。樓上披帷人。全享二樂。不作二見也。解索披瀝。早已自信。必曰得之夫山黃鶴。

耶。

枯樹圖

盡爲榮枯皮相久矣。誰知冬煉三時耶。此木咲曰。我正開萬古之花。有人見賞否。法者時也。道者歲也。寒忍而後溫發。從來代錯。多少人被幾條閒名相。損卻眼睛了也。遍大地總是文章。供我揮酒。而猶以秦漢韓歐齟齬角爭耶。寔窓靜對。迆適而已。亦不可自以爲高。

騎驢過橋圖

石若冬雪。樹若春雨。人都猜作灞橋驢背。我便道是天台騎虎。驪黃九方。且請削聖。易駭犂牛。不妨弄斧。方且遊戲大羅天。

卻來塋壘堆頭撒土。也是禿筆作性不覺舌爲之吐。是誰面壁九年。來此敲空下語。愚者放筆曰。聊讓此人一日。餘者不敢相詐。

偃松芝石圖

一松如文殊在蘇摩城上垂手。一芝似長慶坐蒲團上卷簾。腳下石頭大者大小者小。齊來祝讚一毫尖。

題三笑圖

洛陽東坡。固是隨口註脚。于充鐵崖辨難亦屬緩旋。愚者曰。何溪不虎。何咲不三。各人就地寫其致耳。如猶疑此不能散場。且過橋去。

題樟弄洲岸圖

槁木之枝若蜩翼。無花無葉抽荆棘。湘南枉渚山藏匿。農屋漁舟不可得。壁上觀者以爲空中五色。愚者笑曰。祇是白土黑。縣厓松檟圖。

披麻削鐵不過是石。亂掃針吾知爲松。單介字多應是檟。或問莊子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又將何覓。愚者授記曰。包管斧斤不到汝。汝且面壁。

題回寄俞卽

俞卽竹關相見。忽忽二十年。頃郵書云。蟬窠壁上。正望青原老人半幅不得。一日臨窻無事。天氣乾蒼。敗筆又渴。遂成此種雲。

樹不知摩詰巨然當時曾夢到否因起歎曰山以灰堆成解脫
雲從紙背獻兜羅

又題

三文錢買雞毛筆遂能別造山川與百金買不龜手之藥遂以
封有同別否。槎桹數枝。荊州一亭。亦具濯纓之樂。卻無平泉之
憂。因以輞川前身爲泮泮洗。戒祖後身記起歎臺。喚作竿頭。是
誰解咲。放下筆。出溪邊。林鳥來歸。又過一日了也。

題靈壽木

偶從澈青峽得之。似薑似蕉似竹。通身棘張。三冬不變。固知是
靈壽木也。因圖之以待識者。

爲剛臣題

陳公弼家柏石經根。黃山谷手快馬砍陣。忽然引此。又似指東話西。要須證過木石者。與之寫胸中磊落耳。剛臣居士蘭臺中。且作壁觀。豈無一人來買此方者乎。

乾點

米襄陽高房山。流傳巨然點子。會知祇是烟垢藏身也耶。若問閣上人。自然不答。

遠峰入樓圖

忽然吟曰。我與小樓俱是畫。觸着一點。別有一場快活。亦不徒在烟雲也。

山肩小閣圖

巨源曰。登高臨下。自然遠。如此閣上。濯莽當前。幸得白雲間之。然則窗中人。亦是背負蒼蒼而下視者乎。愚者曰。暗享此福。知未必知。

崖下放舟圖

樹似富春之釣。船似圯橋之履。將謂巨桴而資輕。詎叩柁而渡山海。猶以上下判天淵耶。臨公遠寄素縑。圖者題者。料蹕何涉。且面壁着。

埃紱觀瀑圖

狼毫禿渴。何以寫來烟濶耶。本自不染而隨一毫頭以現身。試

問墨池。墨池不容聲也。瀑布不溜青山走。參取過橋携杖人。

烟柳圖

江干烟柳。特立一樓。卷幙杳然。何無春興。忽歌天下傷心處。青
道如此唐哭。必有故矣。杜陵故園。愁中盡生。誰餽空饒。又驚此
曲。

又柳亭

風流可愛。漫說張緒當年。樂府橫吹。莫問新鋪誰綠。剡亭如故
不見去來。惟許閑人。免傷春意。

爲硯隣作

削鐵師開同。鑿錯師浩然。猶是牝牡驪黃相馬耳。別有蕭條難

寫之致。隨分露一毫頭。因作洛下聲曰。不亦說乎。

題雙松

其根抱石。其針刺天。無端幻出影儼然。盡道為寒。留山川。忽聽風濤過耳曰。誰信此筆在天地先。不妨白紙日生雲烟。若有人問妙藥中。如何得解脫法耶。袖手不傳。

題画

米襄陽老來快口。烟雲供養。王安道老來自首。點處難忘。愚者曰。猶是別峰描邈。畢竟如何。一句相償。禿筆笑曰。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雪中騎驢圖

古今冷擔子。盡在此驢背上矣。誰經盤嶺過寒關。且看半路青帘影。

縣崖遠覽圖

一覽江光自爾超曠。若曰列子被伯昏所迫。吾不肯受也。因咏曰。無事自高興。歸帆但信風。

扁舟洞口圖

古有伐木開道以遊山者。何如漾舟入洞口耶。雖然。翔猿之奇。遊藩之逸。未可頡頏于美壺岳。自是愛惜退之。孤淚耳。

松石圖

河陽新婦子。臨濟小廝兒。化作松與石。鏤湖重瀝之。

題蕭尺木画

以乾筆枯線寫吳裝人物。故是尺木奇致。忽見所刻離騷九歌圖。李昭道趙伯駒皆其衙官矣。以鼓章炭水澣。簫沙遜香。寫磊出爲何如耶。人無大心。難脫瑣瑣。人無細心。一事不成矣。復轉關。其中節奏。不差紫系。詎曰一擦刺聲。便以豪放名乎。

題望子閣帖

此泉州馬驍本。泐痕儼然。近日多裏一公翻本。無此泐痕也可喜者。道存右軍大令父子數卷。淡心此道者。豈復爲唐皇米顛抑揚所齟齬耶。鍾溪望子。千里出遊。携此不令。意在繫表。外人邇得知。何局局較泐痕爲。

跋画石卷

黑又白。圓又方。乾又溼。柔又剛。茸然毛。截然光。其枯若朽。其腴若肪。其落筆也。次第秩然。有先後而適還。其無先後。其成品也。倫脊翕然。分中旁而實未嘗有中旁。將謂變化如幻。解脫三昧。卻又乎尹苾理。條達成章。以爲輪囷渾噩。椎櫟自然。卻又造化在手。裁成陰陽。止乎不得。不止。行乎不得不行。官與神不須更離。手與筆本自相忘。確乎宙輪字矩。歷萬劫不會移易。儼然析骨踐形。盡一生用其短長。何乃以一毫淡水。遂能破五色玄黃。永不落生處得喪。卻讓其指點徜徉。因悟立象盡意者。遊戲物表。果然別峰藏身者。隨類逐場。或問浮虛愚者。畢竟是何意耶。

信手舒卷起而咲曰。偶爾偶爾莫怪耶當。

題蒼莽粗豪幅

或看翡翠蘭若上。未掣鯨魚碧滌中。故有時如儲光羲幽朕開門。亦有時如韓退之盤硬雷硯。何必避鐵綽板而豎存于衫乎。猶守一家。啗點皮毛。且上此松。看駕浪去。

題韶秀蕭散幅

既掣鯨魚碧滌中。仍看翡翠蘭若上。業已橋激瞿塘。自爾帆吞雲夢。九子皖公餐秀色。六橋烟柳醉春風。東坡以玉環消杜陵之瘦硬。致先以香奩消池底之悲涼。下筆之先。無二致也。只是吳興小兒。莫強解事。陽五伴侶。不得效顰。

題方解石

是誰割切方壺來。供荆開削鐵鑿翠鍾憂。或能迺杜陵之九折。
崩豁崖垠。何乃畏昌黎之嶄截。隨聲附和作飛翹。早被此石咲
不徹。

玲瓏石

是誰琢受具區波。泰山穿霽爲我磨。手摘大千還老圖。藕絲孔
咲巖穴蠹。近來名園假山做大痴。花卉玲瓏素置之。山水家見
沒皆攢眉。吾謂雅俗各有宜。世間好奇不知奇。多半爲文人指
點之所移噫。

潑墨疊崖

黑山鬼斧真怕汝。白衣蒼狗同什伍。玄圭沉玉堆卦畫。千年之
壁出黃土。強爲泥洹撐肩臂。頗咲烏鰂安吞吐。將謂開鑿放烟
與潑墨有同別耶。守黑老子曰可惜許。

雄踞石

艸中誤認將軍虎。山上曾爲道士羊。此唐人王感化詩。拔得木
犀頭上角。變成嬰鷄夢中蝶。乃吾友汪子白句。忽歛感憶。附記
於此。

列指石

九華可望不可登。三山立海造不能。莫咲空拳廷秦漢。皇帝自
娛加此名。竚崖突兀發奇夢。卓筆刺天天可升。我謂漆園龍門

多画出。世人碌碌信不覺。且莫驚。何不看韓昌黎自豎赤墀。膝
且放平。何不看陶元亮細描山海經。

題黑石芝

誰獻水蒼玉。莫是山海禰。黑墳蒸成菌。雷雨何神速。還有種識
無。條達天然足。可謝北方帝。安置愚公谷。

穿漏石

輪囷不必入櫟社。礪礪不必附崑岡。以爲守黑。卻條理而白章。
以爲砥礪。乃淡然如水蒼。自非鑿空。長居艸堂。

擬雪浪石

高浪駕天輪不盡。頃刻青黃浮滌昏。韓修武以之論文章。蘇和

仲買作仇池頂甘露莊一拜難換玉蟾踪滴淚不肯亦曰惟心
所造何以得忍也耶波浪天下咲必至矧。

鬼面皴

龔聖予以画馬名而又自題墨鬼曰未有不善真書而能作舛
者竟謂墨鬼爲戲筆是大不然舛則画馬其真書乎恐仍屬牝
牡驪黃之見也且看此石是幾十年乃可信手爲之耶卽曰馬
也鬼也石也皆戲墨也吾又何辭。

回字皴石

地出雲雷堆綫綽蒙供方相領毛乍聖予画鬼當艸書東方曼
脩何勞僂寧歌少陵鏃疊嶂勿引熊渠夜間射若遇醉僧踞地

榜寮題定悟紙衣不借借

題石寄玉田

是誰析得崑崙骨。洗濯江湖雲出沒。昆明歷劫畱蒼浪。漫說天
根標月窟。寄與玉田懸高堂。磊磊落落生毫光。墨池別路足揮
洒。信得青山白石拔肝腸。

累圓石

聖人師萬物。毫毛有脊倫。方圓本同時。砂礫皆金珍。鐵鋒尖起
甌陶鏤。崑崙崙崙背上牛毛紋。削鐵劈斧諸家到此莫恠。今日是金
粟如來大轉法輪。

綳爪石

仰祠石屋齊臨池。翠茸綉綺青玉肌。爪甲後用鈎人衣。吾嘗玩之不能携歸。想成綠火盤雲飛。寒郊瘦鳥其遯肥。觀者母怪人雕錢。

羣峰小屏

黃海雁宕與武夷。未若桂柳陽朔奇。驂鸞劍鋸碧玉簪。平坡萬笏穿清澗。當時虞山命我寫其狀。李成郭熙搖手辭。愚者搜出鴻濛骨。幾年剏作珊瑚枝。蹙縮蓬萊供盆几。傾湫倒岳太兒戲。噫嘻。果何爲。撐腸拄肚休網碑。駢指會盡真支離。

題石寄黎愧曾居士

陳後山云岱宗小天下。惟以石自奉。楊誠齋寫石人篇。周益公

許其倒三峽掃千軍。東坡曰。我携此石歸。袖中有東澥。冢耳禪
師。搥鼓舉揚之。杖人鍾。性本不動。乎尹旁達。黑白方圓。同時度
匪。今愚者寫此於諸公。還有過焉。遺焉否耶。且寄我愧。曾居士
曰。晚對點頭。不妨恠供。

文孝貞述兩先生遺帖後跋

前幅爲先祖廷尉公泰昌庚申寄長溪諸條。後幅亦廷尉公靈
澤軒敬業之訓。先父中丞公晚徑書與吾弟者。藏在鹿湖。惠通
履發簡出之。浮渡之孤。目智讀而歎曰。竭致開修。隨分一毫。敬
遜時敏。泯火于薪。此日用飲食之濯濯也。廷尉公書法近過庭。
中丞公筆勢似大令。手澤所存。見者感發。而况其子孫乎。不幸

降喪哀恫卒荒。風木遺音。一夜且五起矣。因鈎上石以付匹馬子。立于此藏軒面山之壁。

書桃源卷後

淵明桃源記其無何有之大樹乎其毘目仙人握手之故處乎。坡云記言先世避秦亂此則漁人所見是其子孫贅矣。又云殺鷄作食豈有仙而殺者乎。支矣。南陽菊水。青城杞根。武陵太守得而至焉。化爲爭奪之場矣。仇池九十九泉。仍作望梅止渴之藥可耳。公安似乎知之。然好以花事羶人艷情。得無誤著桃源。縱盜耶。晚乃悔之。歸于平約嗟嗟。今之以無何大樹。毘目故處。爲爭奪之奇徑者。淵明能不緬眉。

方竹杖銘

乘五雲。出空谷。可以環天下而藏軫轂。

又

動罔不宜。在坤之師。

又

登高臨溪。惟汝不懷。環中四顧。惟汝藏密。

又

左之右之。惟爾卓立。四面風來。吹不入。

又

莫笑削圓。行地而天。

又

還四顧否。天地在手。

又

雷風恒。著一莖。時止時行。惟直可以縱橫。

又

四不壞。一何在。日參前。立不改。

又

恒立不易。扶老勿恃。

又

方圓同時。惟爾中節。握手乘雲。周流無轍。

簞簞竹杖銘

空心者實。蹙頤而直。在山水間。善遊以息。

竹根筒銘

雲雷笈。毫端立。

筆筒銘

參天遊息。且立研北。

班竹根筆斗

舞林一斗。直立斯受。以風霜斑。逢擊節手。

臙水筆筒

擁腫如此。又空乃腹。且教人直立其中。亦享楸株之福。

班竹詩筒銘

有筠無心。寄與知音。

又

餉空有句。點點霜露。

又

信汝彬彬。寄懷故人。

又

且見一斑。懷中往還。

又

漏痕不欺。往回自知。

又

雲山幾點墨。天地一翻筒。

又

風霜斑斑。寓此閒閒。

又

汗青以報。握手一笑。

檄株筆筒

斷蓄爲容。無心而藏鋒。

又

裁此輪囷。廢而中選。讓直立者。藏身弄眼。

竹根盤旋銘

方圓同際。月許規輪。光天中地。節取時因。

又

山空羨圓。理根有節。環中見天。是神手得。

旋銘

命地承天。古輪知始。定位恒圓。主賓時此。

又

在未有先。將何爲問。界地剖天。常歌時定。

又

片雲立日。輪空指掌。見門入室。眞風始賞。

竹根盤銘

剖雷丸奉一攄。

又

節錯根盤以承則安。

大理石盤銘

惟平素可以載其乎尹無內外。

竹根鉢銘

通身金粟不畜一粒米而無不足。

椀炭

出土雷文安哉以熏。

二 枅木案銘

不必其爲椀炭。不必其爲洞案。何以報之。雖渙奔而居玩。斷留
致此。無羨無畔。聊承爐以上歆。不覺嗒然而歎。

枅板銘

交讓之木。裁版胖合。可以爲蓋。可以爲夾。雖置一方而用也。庸
匪藏書時展。問則不荅。

戒尺銘

第一作得主。不被物轉。知其用處。可以舒卷。

又

維直以方。風吹不動。周區合宜。隨時應用。

又

可按可切。常裕而不設。大巧若拙。用過無轍。

又

得此而用白黑。吾信其直。

赤心文木戒尺銘

赤心結實。裁之斐然。過此正定。當我案前。

荔枝瓢銘

瓢落誰剖。常挂樹否。卷曲信天。且伸一手。

木如意銘

非蛇非龍。不求先容。

又

紫芝不朽。天地在手。

圖章銘

大國內。伏羲說。印方填。同而別。介如石。方寸鐵。安名字。裕不設。
篆秩秩。手切切。無首尾。隨巧拙。赤日光。露霜雪。當其初。歷佚墨。
寶藏虛。泯白黑。問何人。卦之德。此藏軒。兩間塞。琢磨畢。平四克。
善藏刀。養其直。時屈伸。恒自得。傳古今。識之默。

令升紅黃圓帶硯銘

黃流在中。而周四維。不一不二。判此者誰。

硯銘

信古下帷。天地臨之。毫不可欺。

又

磨之不動。古今奉重。

又

善畊此田。臨池如淵。

又

鈍以爲銳。賴汝礪。

又

煉欲何補。一窗雷雨。淬天地于此池。享山中之太古。

又

荀況賦錄言其先引而功成不見也。賦贊言其合身利世也。三
雲何爲乎。愚者曰。寧先引而功成不見也。墨合身利世者也。視
何爲乎。此可以悟三不離而處閒用物者之超乎動靜矣。雖然
讀天地之書者。方能享此。徒爾閒中消日耶。彼不答而熟視。

又

閒無事而有事。青相視。

又

遇方寸鐵。裁成水鼻。天山誰識青花。且作龍蛇斷碣。

又

斫之不已。我心乃洗。其介如此。

浮山別集跋

方小愚一日示余以浮山別集余受而讀之卒業憬然曰大矣哉老人盡性之書也世言禪悅通脫可喜於是蔑經毀教屏置一切類爲不可測其於世也擿埴索塗冥行爲已矣號稱聞道高譚玄渺趣簡便而苦墮隱片言證聖宮牆自峻執燭揣籥悉相爲勝噫孰是無我而備物者乎孰是範圍曲成而不過不遺者乎老人承四世之易淬血焦鼎極漢研幾不憚垢衣蓬首假別路而會通之弼中彪外游戲遺放故其矢口肆筆隨物賦形皆能宛晰天人綜心變化若燭星日而滌江漢豈猶夫廣川之藻長睿之博南宮之韻坡公之筆舌詡詡哉後之讀是編者即

一點一畫銷歸自性恍然寂歷同時理事雙泯之旨則於老人之書思過半矣若徒倭樓堞人物市邑車馬繁富綺麗之狀耽耽蜃影是豈爲識海之源者哉青原學人劉砥拜跋